

中國近現代女性
學術叢刊續編捌

綫裝書局

主 编 孙晓梅

第十一册

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编（八

线装书局



第十一冊

俄女皇喀德邻一世外紀

K-Waliszewski 著 楊靜譯

一九四〇年

.....

K-Waliszewski 著 萧赣译

俄女臘體與外記

施篤品并譯

K. Waliszewski 著

蕭 簡 譯

俄女皇喀德鄰二世外紀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第一份 大公爵夫人

第一書 由斯德亭 (Stettin) 至莫斯科

第一章 幼年時代	一
第二章 至俄羅斯——結婚	一四
第三章 喀德鄰所受之第二次教育	五九

第二書 追求政權

第一章 小朝廷	八五
第二章 爭帝位	一二五
第三章 勝利	一五三

第二份 女皇

第一書 其爲人

第一章 容貌 品格 性情.....	一七五
第二章 觀念與主見.....	一〇八

第二書 其爲君

第一章 治術.....	一一九
第二章 對內政策.....	一五〇
第三章 對外政策.....	一八一

第三書 哲學家之友

第一章 文學與藝術之興味.....	二八九
第二章 著作家之喀德鄰.....	三一一

第三章 喀德鄰與教育.....三一九

第四書 內行 (Inner Aspect)

第一章 家庭生活.....三二九

第二章 家族生活——大公爵保羅.....三五一

第三章 私人生活——寵幸.....三七一

第一書 由斯德亭 (Stettin) 至莫斯科

第一章 幼年時代

五十年前，有驚恐起於德意志之一小鎮；蓋以鐵路將由此取道，亦如他鐵路然，將毀去舊有此疆爾界之標識，穿過舊有之住宅，平夷舊有之遊觀地，斯爲代代相承，呼吸空氣之所在，不信禁忌之工程師，如是恫嚇，欲加摧毀之諸物中，附近居民所最引爲失望者，則爲一樹，一老而可敬之菩提樹，似皆對之表示特殊之尊重者。無論如何，鐵路必由此經過，此樹既不之砍伐，乃連根他徙而移植焉。徙植新車站之對方，本屬異數，乃並此尊敬而忽之，而枯萎以死。乃斬爲二案，一以獻諸普魯士王后，伊利沙伯 (Elizabeth)，一以獻諸俄羅斯皇后亞歷山大·菲阿多羅佛納 (Alexander Feodo-

town) 斯德亭居民，名此樹曰凱撒林得 (Kaiselinde)，意謂「帝后之樹」，據其傳說，則此樹昔蓋德意志公主，衆知爲安哈耳特·奏伯士特 (Anhalt-Zerbst) 之蘇菲亞 (尤熟知爲菲格卿 Figchen) 者所植。此人會與鎮中諸兒，常共嬉戲於市肆中，以後不知以何因緣，一變而爲俄羅斯皇后，即世所稱大喀德鄰 (Catherine the Great) 其人者。

誠哉，喀德鄰曾過其幼年時代之一部，於此波美拉尼亞 (Pomerania) 故城。彼果生於其處乎？謂舊有荷馬 (Homer) 出生地之辯論，將重演爲對此等近代史上大人物出生地之辯論；其事不常經見。而此事對於喀德鄰之不定，即爲其所歷生活特異點之一。斯德亭任何教區，皆不能尋得題有其名之記錄。同樣保羅一世 (Paul I) 之妻，符騰堡 (Wurtemberg) 公主亦然。此則易於解釋；即謂此兒之洗禮，乃由一不屬於此區之新教教士所舉行無疑。然有一顯然真實之記錄發見，——指明敦堡 (Dornburg) 為喀德鄰出生及舉行洗禮之處；多數嚴正之史家，基於此種史料，起最奇妙之臆測。敦堡乃敦堡屬安哈耳特·奏伯士特家，家庭所在地，——其家即喀德鄰所屬之家。其母豈不約在一七二九年時，居於其處，豈不常有機緣，遇見一年約十六歲許之少年親王，與一積

不相能之父，處於附近，過其厭倦之生活乎？此少年親王，日後人皆知爲大腓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者，即曾被德意志史家蘇根恆姆（Sugenheim）所指，謂其爲喀德鄰無名之父焉。

安哈耳特·奏伯士特親王克禮士卿·奧古斯特（Prince Christian-August）即此未來皇后正式之父，曾有一書，似足將此臆斷之揣測，所有一切合理之處，盡行取去。其書爲一七二九年五月一日，發自斯德亭者，謂是日晨二時半，有女兒生於彼鎮。此女兒非他，即喀德鄰也。克禮士卿·奧古斯特，至少應知其子女出生之處，雖不能確定其如何出生，又殊無任何證據，證明喀德鄰之母，在此女兒未產生，不久以前，曾經迎入此城，誠哉，相反之事實或能成立。既距敦堡，且距斯德亭甚遠，遠在巴黎，奏伯士特親王，至少似曾度其一七二八年之一部。腓特烈曾因欲往而幾喪其頭，固知其未嘗往也。然德意志諸史家，所有之懸擬，究屬無窮。雖無腓特烈而當一七二八年，巴黎俄羅斯大使館，則有一少年，爲一著名家庭之私生子者在焉，其人定必與奏伯士特之王妃來往。吾人請留意，緊隨他一故事，一家世不明之故事；此少年名曰百資奇（Betzky），後亦變爲重要人物。克享高年，卒於聖彼得堡。世皆謂喀德鄰曾傾其愛敬於此老人，當其往晤也，則俯身交椅，而嘴親其手焉。此爲馬

孫 (Masson) 撰記，德文翻譯者，儘有之證據。吾人殊難與之共其信念。若然，則對於十八世紀歷史，上著名人物之產生，吾人可逞其同樣之臆測也。

是故喀德鄰，卽日後稱爲大喀德鄰者，其出生也，依各種情形而論，必在斯德亭；其自然與法律上之父母，如吾人所知，則爲敦堡·奏伯士特之親王·克禮士卿·奧古斯特及其法定之妻，何耳斯登 (Holstein) 之公主堅妮·伊利沙伯 (Joanne-Elizabeth)。吾人將見此身世不明之女兒，其一舉一動，將日復一日，或時時刻刻，爲人所蹤跡。此則爲其對於命運之報復。

然一七二九年，此奏伯士特小公主之出生，有何意義乎？此如是名稱之親王世家，爾時爲德意志之所攀附者，乃安哈耳特八支脈之一。直至此易取不虞之譽時，無一支脈，曾著有任何殊異，不久，全世系歸於泯滅，名遂不彰。苟無一七二九年以前之歷史，則一七九三年安哈耳特·奏伯士特家，將不顯於世。

喀德鄰之父母，不居於敦堡。其父有他務，實欲於世有所作爲。生於一六九〇年，曾入普魯士軍中，當與法蘭西及瑞士交戰時，曾於荷蘭、意大利、波美拉尼亞，親臨戰事。年三十一，爲陸軍少將。三十七，娶何耳斯登·葛託普（Holstein-Gottorp）公主，堅妮·伊利沙伯，乃親王卡爾·奧古斯特（Karl-August）之妹。親王卡爾·奧古斯特爾時但未坐於伊利沙伯之旁而登俄羅斯帝位耳。克禮士卿·奧古斯特，授爲安哈耳特·奏伯士特步兵團指揮官，自必親領其衆，度其駐防生活於斯德亭。

克禮士卿·奧古斯特，克盡夫父之職，足爲模範。本愛重其子女，然當喀德鄰之生也，冀舉一男，未獲所願，深置不滿，遂使喀德鄰幼年時代，早歲之生活，因而黯淡。當人叩以此時代之生活——即當懲懃詰問之時——則親證其事者，其印象早已衰落。喀德鄰本人，無意於憶念，嘗隱約其辭以答之，此固非其常態。嘗致書於追問迫切之人格林姆（Grimm），有曰：「我不見其中有何意味。」又其所記憶者，亦不正確。曰：「我生於格勒芬恆姆（Greifenhem）家，在馬利亨克爾牽何甫（Marien Kirchenhof）之上。」斯德亭今無如是名稱之家，昔亦未曾有也。此步兵第八團指揮官，居於端姆

士特拉士(Dom Strasse)，七九一號，斯德亭商務會長方·亞士乞黎奔(Von Aschexleben)家。此街所在地名曰格勒芬赫堅(Greifenhagen)。其房主及號數皆已變更，今爲杜威資邦(State Dewitz)參議員所有，其號數則爲一。白牆壁上，見一黑斑，斯爲大皇后居住所留惟一之痕跡。即一七一九年五月二日，喀德鄰搖牀之前，火爐煤煙所薰。搖牀今去之韋瑪爾(Weimar)矣。

以致敬其三從母故喀德鄰乃於蘇菲亞奧古斯達腓特烈里加(Sophia Augusta Frederika)之名義下而行洗禮，而世則皆知爲菲格卿或菲器卿(Fiechen)，隨其母呼之字音而變，——要爲蘇菲亞之小名焉。生後不久，父母卽遷於斯德亭堡邸內，佔居其左翼屋，與教堂相鄰。菲格卿有室三，就中其一爲寢室者，則密邇鐘樓，惟熟習焉，故能養之以善聽。大廟洪鐘，鏗鏘盈耳，不覺煩聒，——如斯布置，良由偶然。長育其間，生事殊淡。斯德亭市肆，常見其與鄰兒共戲，固無一人想及以陛下稱之。當諸兒母來此堡邸，菲格卿則先行引導，嘴親衣緣，狀甚恭順。斯由母命使然；母聰惠人，知此甚悉，——視非尋常，亦其所也。

菲格卿除有一例爲法蘭西人之女師外，尙有多數師保教育之。爾時在德意志要人家庭中，充

師保之職者，多屬法蘭西人。此爲蘭特勅令(*Edict of Nante*)取消後，間接之一結果。彼等所教授者，爲法蘭西語言文字，法蘭西禮俗及戀愛等事。不啻將彼等所知之一切以教人，然除此等外，實無所知。如是，菲格卿乃有卡爾德(Cardel)小姐，復有一法蘭西牧師伯爾羅(Peraud)及一書法教師名羅爾倫(Laurent)者，亦爲法蘭西人。於中又有本地教師，足成其數。如某瓦格勒爾(Wagner)者，則菲格卿以其祖國之語文。至於音樂，則別一德意志人教之，其名曰羅禮格(Roellig)。日後興之所至，喀德鄰亦嘗念及此幼時初學之諸師，半出恩意，半由狡猾之童心。惟對於卡爾德小姐，則另眼相看，「其人幾於無所不知，類皆不學而能，斯甚肖其生徒。」嘗語之以其性情拙陋之處，且嘗告之以斂其頤。喀德鄰謂吾人曰，「彼認此爲極敏銳，且言無論何人，與吾接觸時，吾忍而爲此，則常獲勝利。」良善之卡爾德小姐，殆未嘗想及其生徒命運之所遭際，然已足啓迪其心，而整練其頤。教之讀納辛(Racine)、葛爾來伊(Corneille)及摩利厄爾(Molière)，與之爭論瓦格勒爾論其有條頓人之銜長波美拉尼亞人之稚魯布魯環經(Prufungen)之寡趣；此則喀德鄰常憶及之而不快於心者。固嘗以其本人之性格傳之生徒，其性格可謂爲巴黎人所有之性格——即迅速、活